

吴仲贤



金谷恋歌

农村读物出版社

• 流浪的维纳斯
• 教授的好主意
• 不速之客 • 战地呼唤



金谷恋歌

吴仲贤

农村读物出版社

金 谷 恋 歌

吴仲贤

* * *

责任编辑 刘振生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密云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32 开本 7.125 印张 155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12.50 元

ISBN 7-5048-2693-6/I·356

内 容 提 要

小说描述的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个爱情故事。女大学生朱丽叶由抗战后方逃婚出来，在孤独无助的情况下，被一个漂亮的旅店经理所勾引，并使她怀了孕。胡明是一位抱有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救国崇高理想的年轻科学家，他将自己全部心血和精力都奉献给他毕生崇尚的事业。在渭水河谷中一所农学院里，胡明爱上了朱丽叶。爱情给了胡明非凡的能量和活力，并由此给他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欢欣。但是，好景不长，日军飞机不断深入内地轰炸，研究设施被毁坏，教授美好的憧憬破灭了，爱情的幸福也不能持续下去。朱丽叶加入了战地医院，成为红十字会战地救护人员，胡明也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日队伍。

原名：AN IDYLL OF GOLD VALLEY

译名：金谷恋歌

作者：吴仲贤

译者：何田，Ⅰ，Ⅱ

宋蜀碧，Ⅲ

陈凤鸣，Ⅳ

审校者：吴仲贤

目 录

I 流浪的维纳斯

1	暴风雨	1
2	一位逃亡在外的女性	5
3	继续逃亡	7
4	夜晚的遭遇	13
5	法国风格的宾馆	18
6	桃林的假日	22
7	康复	37

II 一个大学镇

8	从上海来的姑娘	43
9	怎么进入大学	48
10	一个继女的故事	52
11	教授的好主意	60

III 在金谷

12	诱人的消息	70
13	不速之客	77
14	从天上掉下来的圣母	86
15	新相识	95

16	在西安相爱.....	106
17	两条小溪汇合在一起.....	121
18	愉快的左右为难.....	133
19	庄严的诺言.....	144
20	违背诺言.....	153
21	暴露.....	159
22	永远分离.....	168

IV 西安和其他地方

23	余波.....	173
24	Madame 讲述在西安发生的事	180
25	懿珠.....	188
26	空袭增多.....	197
27	战地呼唤.....	205
28	完成.....	210

1 流浪的维纳斯

1 暴风雨

一辆公共汽车，实际上是一辆载客卡车，爬上了一座小山的山顶。山坡上只有一些稀稀疏疏的林木，因此汽车一到山顶，乘客们可以对周围的风景一览无遗。

无论哪一边给人的印象都不大好，周围只是一片崎岖不平、凌乱不堪的乡村区域。但随着汽车的前进，景色愈加开阔了，乘客们有时还能瞥见地平线上面升腾在半空中的剑门关峭壁，虽然有一部分被司机的驾驶室所遮没。

随后，小山蜿蜒成一条山脊，因此道路更加平坦，汽车行驶得更加平稳，更加从容不迫。于是旅客们有可能估量一下四周的环境了，这在汽车往上爬时由于发生一些故障而迟迟不能做到。

一个旅客对他的同伴说：“我感觉有点饿。我怀疑天黑前我们能不能到达 K 城。看样子不大可能。”

“一路上车子抛锚那么多次，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司机比较内行，能搞一些小修小补，就算幸运了。否则，我看我们就走不成了，尤其是这种天气，它好像要向我们作威作福。现在天色更加黑下来了，我怕要有一场暴风雨，但愿能及时赶到目的地。”

“你说，到 K 城有多远？”坐在角落里的一位女士问。

“我想至少有 100 里，”刚才说话的那个旅客回答，“如果不下雨，我们有希望天黑前赶到城里。但是——”

他还没有说完，远处隆隆的雷声在他的耳边响起。几乎同时，一些大的雨点啪嗒啪嗒地打在他的脸上和衣服上。

“啊哈！这未免太快了吧？”那个家伙喊了起来，往天上看一下。接着，没有发出警告，车就停了下来。

他们到了山脊终止的地方，好像是拦腰斩断，把另一半甩了出去。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山谷，它里面有房屋、农家场院、银光闪闪的溪流、一簇簇矮树林、一大片宽阔的绿油油的稻田，在前方边远处的一座小山上有一个宝塔；一条道路贯穿全景，在谷地时隐时现。总而言之，这是他们必须越过的低地，然后他们才能到达停下来过夜的地方。

“先生们，”司机说，他是一个就其年岁来说非常精明的人。“你们看，天空已是黑压压的，不久会有一场大雷雨。怎么办？继续往前走还是停下来？如果停下来，在那边角落有一座寺庙，但恐怕有土匪。你们要走，还是要停？”

立刻，大伙儿开始了一场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这两种办法各有其利弊，他们必须在这两者中择其一。看来他们是处于锡拉岩礁上攫取船上水手的女妖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大漩涡之间，进退两难了；或者说得粗俗一些，要在匕首和毒药之间择其一了。最后，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辩和来回的摇摆，他们终于决定把自己托付大自然的摆布而不敢信赖自己同类的仁慈与宽厚。

当司机重新开动汽车时，他告诫说：“那好，你们就不能再争论了。要坚持你们的决定，或许还不是那么糟糕，明白

吗？”

与此同时，天空呈现出一幅更加可怕景象。到处都有一道道闪电在划破黑暗的夜幕，显露出一些异样的鬼怪似的形状。同时，雷声开始出动，起初是些沉重的缓慢的闷雷，但似乎预示着要以连珠炮式的霹雳声告终；然后，在耀眼的闪电的跳跃下，震耳欲聋的响雷滚滚而来。突然，这一切都停了下来，山谷又恢复了相对的平静。然后又是雷电交加，整个山谷陷入一片喧闹声中。

“啊，我肯定我们今晚要受罪了。你知道我是主张在寺庙过夜的。”一个旅客说。

“现在说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同伴回答。“你也没有真的停下来，所以你也只好像我们一样忍受吧。”

但这样的谈话没有时间再继续下去。随着霹雳一声巨响，天空仿佛突然被撕裂开来，接着，瓢泼大雨哗啦啦地下来了，而且愈来愈大，好像任何暴力也无法制止或哪怕减轻一点这大自然的力量。它愈下愈猛。它咆哮着，拍打着，呼啸着，它那乱成一片的吼叫声、泼溅声、冲击声充满了山谷，不一会，整个山谷已被雨水淹没，汽车似乎行进在一片汪洋大水之中，再也看不到一点道路的踪迹，而他们的目的地还远在这片大水的那一边。帽子、手绢、毯子等都用来包住头部，以免雨水渗进去；很快，胳膊、大腿和手脚，以及所有的东西全都湿透了；更糟糕的是，暴风雨还在继续加强势头，似乎到这时它连一半力气都没有用掉。司机屏住呼吸，板着脸，紧紧抓住方向盘，象一座雕像，决心不顾一切危险闯过这场大灾难。

最后，他们终于登上了一块地势较高的地段。司机舒了一口气，把注意力转向旅客们，通过窗子，对大家作出回答

似的，

“先生们，当我们经过猫头鹰角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边山上的灯光？多危险的景象！真高兴我们度过了难关。”

“什么灯光？”立刻，好几个旅客都问。“猫头鹰角！好可怕的名字！它是什么意思？”

“嘿，那是经常发生事故的地方。人们说：‘那儿没有灯光时，肯定在山谷里发生了什么事。’有一次，我就被甩在那儿了，天哪，我们有七个人再也没有重见天日。但那是在我工作以前。谢天谢地，这危险地段总算过去了。今晚有我和你们在一起，是你们的造化，对不对？”

“到 K 镇还有多远？”在角落里的那位女士又问。

“小姐，只有短短的 5 英里路了。”司机回答，几乎是愉快的口气。

“啊，多黑呀！”

司机打开灯，但只有一盏是亮的，在那些日子里，这种情况旅客的经验是司空见惯的。但司机是个很老练的人，对这行职业并非新手，因此对这种处境足以对付。这时夜幕已降临，天色愈来愈黑。已稍有转机的天气开始缓和下来，由倾盆大雨变成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小雨。这辆汽车在这八月份的夜晚，满载着一车湿淋淋的男男女女，急速地驶过一个水潭和泥沼，吼叫着奔向目的地。它那样欢欣鼓舞，好像庆幸着在这统治者腐败无能的国土上度过了那文化落后一个世纪的不幸岁月。

2 一位逃亡在外的女性

突然，车子停了下来。远处有一些灯光闪烁着。

“先生们，K 镇到了！”司机喊道。

然后他从座位上跳出来，忙乱地把雨水从衣服上抖落下去，使自己更舒服些。旅客们一个接一个地也开始挪动起来，转变一下姿势，或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放松一下自己。有的从车上跳下去检查自己的行李和旅行包，其他人则把车上的积水和泥浆清扫出去。这时只有一点毛毛雨，夜晚的空气，由于其尘土污垢已被雨水一扫而净，使人感到分外清新和舒适。

同时，角落里的这位女士也在忙着检查自己的东西：一把小提琴，一个旅行包和一个小箱子。感到满意后，她跨出一大步，从她所在的车旁边溜了下去，一直跑到堤岸那边，并很快隐蔽到一小片树丛后面。她再蹲近一点，等候着。在一阵乱哄哄的嘈杂声中，没有一个人，甚至连司机都好像没有注意到或听到她已下了车。

可怜的姑娘！她看起来是那样孤苦伶仃和不幸。是不是要我告诉你她那副样子：在一个八月夜晚的上半夜，顶着毛毛细雨，蹲伏在路旁的树丛后面？或者告诉你，她的背上披着湿淋淋的长发，雨水从她脸上不断地淌下——也可能是泪水？这可爱的姑娘原本可以享受温暖的家庭生活，得到母亲的最愉快的照顾。而现在呢？她那天使般的纯洁、诚挚、高贵也已离她而去。如果你在那儿看到这种情景，你对上帝这种奇怪的安排会感到多么惊讶！

很快，大伙又上了车，这辆车又重新蹒跚着往前赶路。那

姑娘迅速地来到路上，用一种轻快的步伐跟在它后面往前走。好似从空旷的黑暗中发射出来的灯光变得愈来愈近，愈来愈亮了。过一会，一些房屋的轮廓也依稀能辨认出来了。她停了下来，等了一会。然后她又溜出公路，消失在树林后面。

显然，司机对于这些情况都毫无所知，仍然在赶路。当汽车接近灯光时，道路变得愈来愈难走，车子在泥沼中几乎摇晃起来。突然，一声喊叫，车子嘎一声刹住。

“什么车？”

“西北 3204 号公路汽车，许可证号 110-3。”司机回答。

“出示许可证。”司机照办了。

“旅客名单。”司机也拿给他了。

一个黑黝黝的人影走上前来——是一个站岗的哨兵。他打着电筒往车上每个人脸上照了一下，并仔细地审视了一下名单。他似乎还不满足。接着，他停在妇女们面前，开始询问其中最年轻的一个。

“叫什么名字？”那妇女说了她的名字。

“哪儿人？”她也回答了。

“年龄？”那女的含糊地说了声“三十。”

“肯定不是二十或十九？”

那女的摇了摇头。

大伙儿原来是瞪着眼旁观着，这时开始有点头绪了。司机对当时的形势表现很机敏，抢先一步，

“先生，名单里面都有。”他大胆地说。

哨兵扫视了一下名单。他数了数，名单上有 28 个名字，这是汽车可以装载的最多人数，恰好是车上旅客的数目。他的脸一板，挥了挥手，示意“通过！”。

司机回到了座位上，很快把车开到中国旅行社宾馆前面，

这宾馆是镇上最大、设备最好的旅馆。不久大家都订好了房间，房间里有舒适的铺着褥垫的床；洗了个热水澡；预订了丰盛的晚餐。接待室里那明亮的洁净的平和气氛和他们刚才经历过的暴风雨中的昏暗、粗暴的荒野景象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司机嘴里叼着香烟，站在门阶上，时不时地向街上看

看。

不一会，一个女的出现在旅馆门口。

“还好吗？”司机问。

“还好，只是差点掉进水潭里。”

“好，我们安排一下那件事。”

“吉它怎么样？”

“一切照你希望的那样，在我的座位下面，小姐。”

所有车上的旅客都认出了那个姑娘，但没有人吭声。在那些日子里，司机为了多赚些钱，偷带旅客是很平常的事。就那姑娘来说，她是有意避开那岗哨，因为她是一个由于某些情况而出走的逃亡者，以后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再加一两点就行了：她在一天焦虑和劳累之后已十分疲乏，因此就立即去她的房间，在那儿等候她的是洗澡、吃晚饭和一场美梦。

3 继续逃亡

第二天清晨，明媚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宾馆像一颗珍珠在众多的商店和平民的住房中间闪闪发光。朱丽叶起得很早，准备赶下一段离家更远的旅程；但是得知河水上涨，车辆摆渡已不可能时，她又回到房间里，默默地回想着这几天来的苦难经历，并迅速地更清醒地考虑一下为完成整个旅程

必然会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前景。

这是战争期间的一个八月份——她逃离大学后的一周。她从旅行袋里拿出一张几天前拍的自己的照片：拿着旅行袋和一把伞，头发有点蓬松着，一张流浪的美女的¹照片。她有点怜惜地但又颇为满意地对它凝视了一会。是的，这就是她，这就是她“母亲”的贪婪和父亲的老年昏聩所造成的她。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她非常担心！但任何前途都会比他们为她设计的要好！历史上或小说里有哪一个妇女没有经历过一点斗争呢？此外，她喜欢经常回忆她所策划的那一幕情景：她母亲发现她突然改变主意，终于默许他们所设计的那桩婚事，而这完全是为了拖延时间，为了实行她决意逃走的计划而假装出来的；她可以想象这位老太婆发现自己竟然中了圈套后的毫不宽容的愤怒表情——哪一个自视甚高的泼妇不会因此而大发雷霆？不管怎样，逃跑取得了胜利。愚弄了自己的长辈而取得这样业绩的人不会不发来自内心的微笑，即使这种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考虑到朱丽叶只是一个充满欢乐和嬉戏的十几岁的少女，你就可以想象，这样的胜利给她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喜悦！

但是她的处境仍然很不妙，即使不是很悲惨的话。她的父亲会对她怎么看呢？他们曾唆使他反对她；并指责她有情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难道这不是因为她有别的看法，而不是他们的但要强加于她的那些看法？此外，她喜欢这样想：像她这样的年轻女子应该有自己的自尊心，不能让别人干预自己这样的事情。谁有这样的权威可以替她宣布她不喜欢或喜欢什么人？哪怕是这样的想法，任何农家姑娘都会嘲笑，何况是在那种环境中长大，在那么些亲朋好友中度过她的青春年华的朱丽叶？

这样，虽然她得不到任何支持，她深信自己做得对。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所有其他一切似乎都无足轻重了。我们当中不知有多少人想必只依靠这样的信念而度过多少难关啊！我们必须按原则行事，坚持真理和正义，这是成败关键所在，也是我们年轻人的力量所在，而为许多年纪大的人所不理解或误以为是我们的缺点。她可能会由于没有钱而感到难受，不，可能为此吃尽苦头，但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难道不是体现一种美的境界吗？那么对她的父亲，人们又会说些什么呢？如果你要这样问，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她不是带着吉它或小提琴，在它们的伴奏下不是可以在街上卖唱吗？啊！生活太艰难了，因此尽管有很好的教养，是某位大人物的千金，她也只好到处颠沛流离，在世上独自谋生！……但只要她坚持自幼所接受的教诲，她不会怀疑她终究会得到救助的，她会以俯瞰着并守卫着她的福利的天使的形象出现的！当她想到这些时，她的目光扫过的原野里，天似乎变得更加明亮，空气更加清爽。不！不！她决不退让，不管发生什么事。她的父母亲应该理解她，并看到她天性中的真实成分：坚强的意志与洋溢的温顺之情相结合！她一想到她“母亲”那么容易被骗又不禁微笑起来。

司机在适当的时候来了，他请她原谅他的来访。“我想到城里逛逛，你自己能应付吗？”

“当然能！”朱丽叶回答。“你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小姐。我只是担心你母亲不那么容易就罢休，最好还是作好准备。我只是出去看看。”

“那就请帮帮忙吧，”她回答。“你认为这事严重吗？”

“但愿不严重。不过还是要留心注意。我只是随便到我们扶轮社去听听消息。在这屋后有一个花园，它里面有一个水

池，水池周围有一些杨柳，你可以到那边树荫下去遛达一下。但我得很快走过去。”

这时候，在刚才提到的花园里，那一伙人在树荫下正举行愉快的聚会。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头顶上面是一片片长长的蓝空，明媚的阳光沐浴着草坪。由于河水上涨，当天不能摆渡，旅客们都聚集在这屋后的场地上，决心要找到一些消磨空闲时间的办法，并从昨天的恐怖经历中得到一些缓解。点心、茶水、瓜子首先活跃了大家的情绪；之后，每一个出席的人都必须出一个节目以助兴——说故事、讲笑话或唱歌都行。

第一个开始了：

“当我在德国的时候，人们见到认识的人都习惯地要了一声‘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这非常令人讨厌，而我真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就说‘Kill（杀死）Hitler’。由于我说得很快，人们以为我说的是‘Heil Hitler’，于是我就没事。这是不是聪明的办法？”

大家都承认这很聪明，接着轮到第二个。这是一个脑袋剃得光光的男人，因此他一定是从军队来的。他说：

“由于我除了自己的国家外，哪儿也没去过，所以除了在本国看到的事情外没有别的好说。我看到的有趣的标语口号中，没有一条能和妇女协会的相比。这口号是这样的：‘起来吧！中国的妇女们！起来把你们的男人从你们身上推开，你们受他们的压迫已经太久了！’”听到这里，大伙一阵哄堂大笑，幸亏当时没有女士在座。

第三个人，好像是一个厨师，他说：

“平汉铁路是经过丰台的，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是怎样从那儿逃出来的。你们知道，日本人在那儿安置了前哨站，大伙都称它为‘鬼门关’。任何人要离开北平都要受到盘问，如